



河南戏曲史志

资料辑丛

第十四集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辑委员会



河南戏曲史志资料辑丛

(第十四辑)

洛阳市专辑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辑委员会

1988·5·

目 录

悠久的洛阳文化艺术传统	盛长柱(1)
百戏的摇篮——洛阳	郭崇华(6)
我国古代第一流大剧场——东汉平乐观	郭崇华(16)
洛阳百戏的鼎盛时期——隋·唐	兰永安(21)
唐代的洛阳戏剧学府——梨园新院	郭崇华(27)
从洛宁杂剧砖雕看宋代洛阳戏曲活动	兰永安(29)
清代洛阳戏曲活动简况	盛长柱(34)
民国和建国以来洛阳戏曲活动的发展	盛长柱(38)
豫剧调浅说	李梨山 盛长柱(46)
靠山黄和它的演出习俗	赵书信(55)
洛阳的外来剧种	李振山(59)
辛国印班社及其它班社	张金保 韩庆林(68)
从景艺剧社到五月剧团的变迁	张金保(70)
洛阳市豫剧团发展史	李新艺(73)
洛阳市曲剧团简史	刘耀才(82)
洛阳五月剧团的兴衰	李振山(85)
洛阳市戏曲教育简史	宋金山 刘耀才(89)
洛阳市戏曲学校在戏曲身训教学中的探索	宋金山(93)
河南洛阳文化艺术学校简况	王良利(95)
吴非与“卫华豫剧科班”	刘耀才(97)
宋词与《花枪缘》	李慧玲(99)
彩色影片《七奶奶》拍摄纪实	张金保(102)
洛阳市的古戏楼和戏台	兰永安(105)
洛阳市及郊县现存古戏楼一览表	刘 良(110)

洛阳市(含县)现有剧场情况统计表	刘 良(116)
洛阳演出习俗简介	刘 良(122)
洛阳古代戏曲舞美初探	张 磊 兰永安(127)
继承——探索——革新	王大一 张 磊(131)
洛阳现代歌舞美掇英	赵湘连(135)
洛阳戏曲布景的沿革与发展	张 磊 王大一(144)
洛阳曲剧「扬调」的发展演变	吕现争(152)
六十年来洛阳曲剧表演概况	徐 欣(166)
在外地的洛阳籍戏曲名人简介	刘耀才 雷晓丽(173)
吕公溥与剧本《弥勒笑》	刘少玖(178)
王凤桐小传	刘耀才(179)
曲剧名角解新富	振 山 品 才(181)
“一声雷”吉太法	阴鸿生(182)
“水上漂”翟彦生	耀 才 晓 丽(183)
豫西调名生白新子	雷晓丽(184)
“五把叉”王二顺	雷晓丽(186)
开封“三扁”之一的常保富	张金保(187)
“活杨蕃”李同成	田东航(189)
狗尾巴草《审诰命》	杨占歌(190)
洛阳“四秀”	杜震山(192)
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	盛长柱(196)
曲剧表演艺术家马骐	永 安 品 才(201)
名震洛阳的慕水旺	张金保(204)
曲剧名丑王振东	耀 才 晓 丽(206)
曲剧名演员郭凤城	梁书根(207)
曲剧名演员周玉珍	刘耀才(209)
“洛阳小牡丹”李金枝	耀 才 晓 丽(211)
“出水芙蓉”陈淑敏	耀 才 晓 丽(212)
豫剧四派传人赵晓梅	耀 才 金 保(213)

豫苑新秀丁渭誉	盛长柱(215)
爱戏如命的曲剧花旦马宝贞	刘耀才(218)
伊川名角李小青	杨占欣(220)
梅花香自苦寒来	王景中(221)
——记者剧作家路继贤	
健笔凌云意纵横	盛长柱(226)
——记者剧作家何凌云	
更觉良工独心苦	刘耀才(231)
——记中年剧作家盛长柱	
在现代戏园地中勤奋笔耕的李学庭	张金保(235)
戏曲音乐家席景贤	王志凌(236)
戏曲音乐家鲁溪	赵书信(237)
舞台美术设计师张磊	刘良(239)
戏曲编导段炼	刘耀才 张金保(240)
热爱戏曲事业的尹宝善	祝常胜(242)
轶闻传说29则	兰永安 郭崇华 张金保 薛金生 盛长柱 等(243)
豫西地区古戏楼楹联选	刘良(286)
洛阳市(含县)专业剧团电视录像一览表	刘良(291)
洛阳市专业剧团拍摄的电影、电视戏曲片一览表	刘良(292)
洛阳市参加的历届戏剧会(调)演简介	刘良(293)
中国剧协(含河南分会)、中国戏曲音乐学会、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在洛会员名单	刘良(305)

悠久的洛阳文化艺术传统

盛 长 柱

(一)

洛阳因位居洛水之北，故名。境跨伊、洛、瀍、涧四条河流，“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向嵩高，后介大河”（《汉书·真奉疏》）；北依邙山，南对伊阙，东控虎牢，西据崤坂。四周，还有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关，称“八关都邑”。所以，历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誉。其独特历史地位之重要，不啻于中国历史上的晴阴表，故有“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之说。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而黄河流域则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洛阳，宛若一颗镶嵌在黄河腹地的璀璨明星，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熠熠光彩。她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跨越时代最长的历史文化名城，属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洛阳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洛阳最早称谓“洛”。夏禹之孙太康迁都洛阳所辖偃师境内的斟𬩽，故得名“斟𬩽”。太康立帝时，因其五个兄弟居于洛汭（洛水之北），悲愤作五子之歌，故亦称洛阳为“洛汭”。夏末，夏桀曾在这里大兴土木，“筑琼宫，饰瑶台。”（《竹书纪年》）。商汤灭夏后，迁都洛阳偃师尸乡，称“西亳”。

周朝在洛阳建筑了王城和成周城。王城在今王城公园一带，是周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地方。据晋《元康地道记》说：“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成周城在今白马寺一带，是因殷民的城池。

周平王东迁，洛阳称“洛邑”，因它是天下宗主的所在地，又名“宗周”。《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故“洛邑”、“宗周”、“郏鄏”为周代洛阳之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洛阳置三川郡（以黄河、洛河、伊河为三川）。秦汉之际，洛阳又为河南王郡，汉刘邦时又改为河南郡。新莽改洛阳为“宜阳”。

东汉始，光武帝定都洛阳，惑于五行图谶之说，以汉水德忌火，改洛阳为“雒阳”，在“成周”城的基础上建造洛阳城。汉末，董卓作乱，东汉洛阳城“城府荡尽”，“数百里中无烟火”。曹魏、西晋、北魏皆建都于此，复改“洛阳”。隋炀帝在洛阳建都，先后称“东京”和“东都”。唐朝和武周时期，称洛阳为洛阳宫、东都、神都、东京。后为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建都于此，分别称为“西都”、“雒京”。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建都汴梁，以洛阳为“洛京”（亦称“西京”）。

元代，洛阳为河南省、河南府。

明代，洛阳置河南府，管辖洛阳、偃师、巩县、孟津、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嵩县十个县。同时洛阳又为伊王和鲁王的封地。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春，曾攻开洛阳（今洛阳老城），开仓济民。

清代，洛阳为河南府，设洛阳县。所管辖区东西广三百六十里，南北袤五百五十里。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曾迁都洛阳，后以洛阳为行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沿用洛阳之名，至今。

(二)

据考古发现，洛阳为四种古文化肇始之地。不仅有王湾和孙旗屯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的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旧址，而且还有矬李和东马沟的夏代二里头文化的旧址。据此可知，远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五六千年前，这里已经村落遍布，人口密集，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

我们的祖先，在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创造了富有戏剧美的乐舞。洛阳的乐舞活动，可以上溯到夏代以前的洪荒时代。

在洛阳涧水西岸发掘的商代文化遗址中曾有铸器的陶范、冶炼的铜渣出土，说明当时已有了青铜铸造业。

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在东周514年的历史中，洛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发展很快。当时，洛阳是个“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盐铁论》）的名都。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李耳，老聃），在洛阳管理图书、典籍。鲁国的孔子，曾跋涉千里之遥，来洛阳求教于老子，留下了“孔子入周问礼”的千古佳话。战国时期生于今洛阳东南太平庄的苏秦，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合纵”术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文化诸方面对洛阳多有影响。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其都城建于成周城废墟之上，后称“汉魏故城”。东汉洛阳城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大城市，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荟萃。蛰居洛阳的书法家蔡邕书写“汉石经”，史学家班固著《汉书》，科学家张衡制作“浑天仪”、“地动仪”、“候风仪”，蔡伦改进造纸术。这时还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曹魏、西晋皆建都洛阳。其间，齐王曹芳，于正始年间复立太学，并命嵇康等以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春

《春秋》、《尚书》二部经书，刻石二十八方，竖于太学门前。魏晋期间，科学文化极为发达，“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皆会集洛阳，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还留下了“洛阳纸贵”的著名典故。科学家马钧发明指南车，制造“百戏玩具”，为古代百戏乐舞活动的舞台美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石崇修建金谷园，引出了著名歌伎绿珠坠楼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首先在汉魏故城上加以扩建，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可居十万九千余户。其城规模，为我国历史所空前。后修建佛寺1367所，开凿了享誉中外的龙门石窟，留下了“龙门二十品”等杰出的北魏书法艺术。龙门石窟的很多洞窟，如最近发现的“无名窟”，都留有许多精美的舞伎、弹琴等壁雕，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文化艺术及戏剧事业的发展状况。由此，可见当时艺术发展之一斑。

隋朝建都洛阳期间，在周王城以东，汉魏故城以西十八里处，新建了洛阳城，为别于西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东都城“东西十五里二百步，南北十五里七十步”，周长27公里余。那时，“徙天下客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使洛阳城的人口拥有百万以上。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隋文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大音乐家万宝常，他不仅精通音律、演奏，制造各种乐器，还修订了洛阳旧曲，撰写《乐谱》六十四卷。隋炀帝系玩乐世家，在洛阳把中国的百戏活动推向了第二个高峰。

公元618年，唐灭隋，统一了中国，洛阳为东都。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六个皇帝长期居住洛阳。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科举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铜镜图案，纺织工艺，尤其是烧工精湛、风韵犹存的唐三彩陶瓷工艺，皆负名中外。

唐代洛阳，是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

易等，在洛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篇；大书法家柳公权、褚遂良、颜真卿，留有书法墨宝，还有“画圣”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佛学家玄奘等，在洛阳都有大量的艺术活动。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在唐代十分活跃。外来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都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著名的十部乐，除“燕乐伎”、“清高伎”外，其余八部皆取名于其它国家或少数民族。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位三十年间，以更大的规模开凿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盛唐雕塑艺术的代表。武则天还修缮了始建于东汉明帝时的白马寺。

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建都洛阳。这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古典文献的记载和流传，起到了积极作用。后唐庄宗酷爱戏剧，被后人敬为“郎神”。

宋代，洛阳曾设立大学“国子监”。名人学士也云集于洛。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欧阳修编著《集古录》，理学家程颐、程颢、张载和邵雍，也在洛阳著书立说。

北宋末年，辽、金相继南下，战乱殃及洛阳，许多古迹建筑及文化艺术遭到破坏，宫廷艺术也多失传，惟传统的歌舞游艺形式、民间戏曲仍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民间代代相传……

元代，蓬勃兴起的杂剧，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一批戏曲作家，如群星闪烁，争放光彩，而当时洛阳的剧作家姚燧、姚守中叔侄，也是其中两颗明亮的星座。明末清初，孟津戏曲作家王铎，曾编写了《秋虎丘》等剧作多部，在民间广为流传。清代，新安县的吕履恒、吕公溥祖孙二人，也都为戏曲事业留下了不朽之作。明末清初以后，花部逐渐取代了文雅刻板的传奇，洛阳民间戏曲活动便出现了新的局面。

洛阳，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它在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百戏的摇篮——洛阳

郭 崇 华

中国戏曲艺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追溯其形成的渊源，那就是百戏。百戏，系我国古代乐舞和杂技等表演艺术的总称。它，上承远古时期的乐舞和夏、商、周出现的百戏雏形，下启秦汉、魏晋、隋、唐鼎盛期百戏的表演艺术。在其发展变化之中，早已具备了戏曲美的因子成份。宋元之后，戏曲的形成，更与百戏有着密不可分的姻缘关系。

河洛之滨，亘古以来曾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创立功业的发祥地。古洛阳又被夏、商、周三代定为都城。从许多古史料看，百戏的起源与形成，不仅与洛阳这块丰腴土壤的孕育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百戏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久演不衰的一些重要节目，例如：“奇伟之戏”、“散乐”、“龙灯”、“扛鼎”、“水转百戏”、“水衙”等，原本就诞生于洛阳。

百戏的起源与洛阳

上古时期，河洛之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搏斗并赖以生存的同时，在他们行走、跳跃、投掷、攀登、拼搏、戏耍、玩乐等等这些处于人的本能活动中，经过不断的劳动实践，便产生了原始而粗犷的表演艺术，而乐舞则渐渐成了其中的精华。

早在浑沌初开的远古时期，便有“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之说。高辛承帝位，定都于毫。据皇甫谧解释说：“都毫，今

河南偃师是。”（《史记·集解》）高辛定都洛阳偃师时，曾经“命咸熙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垂作为鼙、鼓、钟、磬、笙、管、熏、篪、鞞、鞚、椎、钟，乃令抃，或鼓鼙，击钟，磬，吹笙，辰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善大喜，乃以康帝德。”（《吕氏春秋·仲夏纪》）

《吕氏春秋》一书，由秦始皇时吕不韦编纂。这是记述远古时期洛阳一带乐舞活动最早的珍贵史料。高辛王距黄帝仅有四代，在高辛王时期，曾有那么多乐器为他演奏，这说明高辛时期古代乐舞活动发展的程度。高辛王与黄帝年代接近，在黄帝时期和黄帝之前，据许多史料可考证：伏羲制瑟，女娲做笙，神农造琴，黄帝做笛和黄钟等，其乐器的品种是有限的。而到高辛王时，却出现了八音吹奏的埙（xūn）和八音乐吹奏管乐篪（shí）出现了打击乐器鞞（即鼓），还有至今已失传的椎、钟之类古乐器。并且，高辛王还令人造出《九招》、《六列》、《六英》等乐曲。其中，《九招》流传到舜时，“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后使《九招》变为《九韶》，成了舜乐流传后世。由此可见，高辛王时期，曾经将那种原始的乐舞活动，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尧帝是高辛王的儿子。“帝善娶陈锋氏女，生放薰”，“放薰立，是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帝尧年高，“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帝舜在位大得人心，“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行《九招》之乐”，以颂帝舜之明德。在帝舜之时，又出现了一些原始乐舞的新节目。

尧帝时有个主管音乐的乐官，名夔（kuí），又称作“虞”。后来，相沿成习，夔也就成了乐官的官职名。据上古史书文献《尚书》说，舜帝一次命夔奏乐，夔回答道：臣遵命，臣要给帝表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即敲击石制乐器，由人扮演百兽的模样跳原始社会的图腾舞）：“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

德让”（意即表演祖先的神灵翩翩而至，虞之子丹朱到，舜则为之让位，天子和诸侯王共称为‘后’，互相礼让）之后，夔命乐伎们给舜作了精湛的表演。《尚书》记载的“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就是对夔的乐舞表演所作的生动描绘。

舜将帝位传于禹之后，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吕氏春秋·仲夏纪》）“凿龙门，劈伊阙，平治水土”（《淮南子·人间训》）。这年，禹治水功业告成，回到国都阳城（今洛阳南登封邵城一带）。阳城和洛阳的人们，为庆“禹之德”，“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相谐。”（《史记·夏本纪》）可见，禹时继承了尧时传下来的乐舞。

禹的大臣皋陶在那时作了《夏龠》九成，以昭禹的治水之功。后来此乐舞成了流传后世的禹乐《大夏》。

夏禹的儿子夏启，是我国奴隶制朝代有夏形成之初的第一君主。在庆贺其登基典礼中，“大乐之野，夏后启与此舞《九代》”（《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又载道：“开（启）焉得始歌《九招》。从其歌而言之，谓之《九招》；从其舞而言之，谓之《九代》”。也就是说，夏启之时，人们在表演舜乐《九韶》（即《九招》）时，增加了舞蹈的成份。这样载歌载舞的表演，并且由庞大的表演队伍在大乐之野（即今山西太原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表演，使《九代》之乐舞，一下子风靡四海。

继夏禹夏启之后，每遇新君主登基或庆贺朝内大事，奴隶制王国的统治者：常常把乐舞当作粉饰太平、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一种庆贺仪式。正如《礼记·乐记》详载的“王者功成作乐”、“其功大者其乐备。”

古本《竹书纪年》说，“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于乐

舞。”

《后汉书·东夷传注》又说，夏后发“继位元年，诸来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孔甲为夏启的第七代孙。他是我国古乐之初四大流派的创始人之一。据《吕氏春秋·季夏纪》述：孔甲有一次狩猎于洛阳首阳山，曾收养一子。一日，其子砍房椽，将“斧斫斩其足。”孔甲乃作《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此后，夏禹妻涂山氏的“南音”，再加上周昭王征荆时，殷朝残部“徙宅西河”而作的“西音”，及其娀氏二女作的“北音”合称古乐最早 的四大流派。

百戏的雏形与洛阳

夏代末年，夏王朝出现了一个政治上极其腐败、艺术上极为繁荣的畸形局面。夏桀，这个被人们称为“暴君”的人物，在推动和发展古代乐舞活动中，却有他的功绩。乐舞活动，虽然在“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的“四百七十一年”（《汲冢纪年》）中有所发展，而夏桀却把这夏代的乐舞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当时，夏王宫在伊洛平原的斟𬩽。《括地志》说：“故𬩽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夏桀所居之。”《汲冢古文》又说：“太康居斟𬩽，羿又居之，桀又居之”。夏桀出于对乐舞百戏的嗜好，“大进倡优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靡靡之音”（《路史·后记》注引《史记》）汉代的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中亦写道：“桀既弃礼义……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夏桀还享有一切特权，他不惜人力财力，为演奏极尽声色的“烂漫之乐”，正如《管子·轻重》所述的那样，使用“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

由此看出，夏桀时便出现了乐舞、戏谑、杂耍、幻术的专职艺人——倡优、侏儒、狎徒；出现了由乐舞、杂耍、戏要等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奇伟之戏”；出现了规模盛大、变幻无穷的“烂漫之乐”；出现了影响后世而长久不衰的“靡靡之音”。

夏末萌发的百戏，对后世影响极大。侏儒人，主要是供君主取笑逗乐的矮人。到周幽王时，“侏儒、戚姬、褒姒（伺）御在侧”，到汉武帝时，乃有侏儒人专供取笑。夏末的“烂漫之乐”，即“曼延之戏”或“鱼龙曼延”，是由人扮演成巨鱼或巨龙来进行表演的群体舞蹈。此后，这个节目代代流传，至汉武帝时已成百戏中规模最大的传统节目之一。“武帝……作曼延鱼龙之戏”，“以飨四方之客”。关于“靡靡之音”的起源，有人曾说它起源于殷纣末的乐人师延，其理由是纣王将师延下狱，师延深知纣王“淫于声色”，“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拾遗记》）。《韩非子·十过》说，师旷与晋景公对话中曾说：“此师延之所作，与待为靡靡之乐也”。而夏桀时出现的“靡靡之音”，却比师延的“靡靡之音”早一个朝代。可见殷纣时风行的“靡靡之音”只不过是步桀之后尘罢了。

夏桀之时，豢养了一大批专职艺人，表演和服饰都很讲究。表演乐舞的舞器，有干（盾）、戈、钺（斧）、扬（钺）、弓、矢等，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说，“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是也。当时的舞器，全属在夏代盛行的一些兵器。乐舞人员的冠服有“衡、紩、𬘘、纁”等，大都是古代帝王、诸侯戴的礼帽，统称为“冕”，也就是后来说的皇冠。乐舞人员的舞服，多以“带、裳、幅、舄……昭其度也。”（《左传·桓公二年》）。

夏桀荒淫暴虐，善作助长人生贪靡悖乱之心、埋伏奸诈之孽的侈乐。他作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

以众为观，傲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吕氏春秋·仲夏纪》）。

《吕氏春秋·仲夏纪·侈乐篇》还载着：“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夏桀花天酒地，大兴“侈乐”，使“失乐之精，其乐不乐”，“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激起人民的反抗，导致最后“汤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

商汤代夏之后，将国都“徙西”，在偃师县西十四里。（《括地志》）汤治理了天下，“乃命伊尹作《大濩》（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吕氏春秋·仲夏纪》）。这样，鼓舞人们士气的《大濩》和从帝喾时传下来的《九招》之乐，很快将桀之淫乐侈乐取而代之。

不过，六百年之后的商朝末年，纣王又大作“新淫之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并“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纣王践踏艺术的程度，可见一斑了。

百戏的形成与洛阳

周武王克殷之初，在八百诸侯会孟津的誓师会上，曾指责纣王“断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史记·周本纪》）。武王克殷后，返回途中至洛阳附近的偃师，“于此筑城，息偃戎师”，从此这里便以“偃师”得名。周武王十一年二月“丁丑，王飨大宜”（《天亡簋铜器铭文》），“祀社于国”（《礼记·礼运》）。在武王举行隆重的祭社活动中，兵士们操戈狂舞，以表庆贺。武王“乃命周公为作《大武》”（《吕氏春秋·仲夏纪》）。之后，《大武》成了“颂武王克殷武功之

乐”。周公摄政六年，在洛阳令乐工依当年武王伐纣故事，曾在洛阳定鼎的祖庙前演奏过隆重的《大武》，并表演《三象》舞蹈。《三象》的舞蹈，是周公率官兵讨伐西周，成王立时，“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尚人旅……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吕氏春秋·仲夏纪》）。周朝军旅见商的军卒披着象皮狼狈而逃，而奴隶生情能编出《三象》之舞演出，这充分证明乐舞活动在周代已很活跃。

武王在洛阳曾感叹道：“吉甫南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发之后。我南望三涂，北望狐鄙，顾瞻有河，粤詹雒、伊母远天室”（《史记·周本纪》）。从而，武王卜地为都，“营周至于洛邑”。武王欲要在洛邑郊廟足九鼎，后因病未达到预期目的。成王继位后，继武王遗志，使周公召公共建洛邑，是为东都。周公旦其后的活动范围，大都任洛邑。也就是说，他摄政后，一直在洛阳控制着周室的权柄。四周围，东西两京并重。而周公旦摄政其间，东都的政治、经济、文化则十分活跃。周公旦为巩固周室的政权，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继承并发展了自黄帝以来的六代乐舞。据《周礼·地官》记载，这六代乐舞为：黄帝的《云门》，尧乐《大成》，舜乐《九韶》（即《九招》），禹乐《大夏》，汤乐《大濩》，周乐《大成》。它们集诗、歌、乐、舞之大成，可以反映祭祀天地鬼神、颂扬文德武功和尊崇德明政的内容。每逢朝内举行燕（吉礼，诸侯与群臣燕饮）、享（把牺牲品献祖先、神明、天子或诸侯王）、祀（祀社大典），这三项大典活动或举行诸侯五礼：吉（祭祀）、凶（丧葬）、宾（飨宴朝会）、军（兵车征伐）、嘉（执贽纳女）活动中，祀要表演六代乐舞。

周代的乐舞活动很普遍，既有雅乐与俗乐之分，又有文舞与武舞之别。雅乐如“六代乐”、“六代舞”和《周颂》、《大雅》之类；俗乐则有《房中乐》、《侍乐》之类；文舞，则手中